

法国桂冠
文学勋章

幽默公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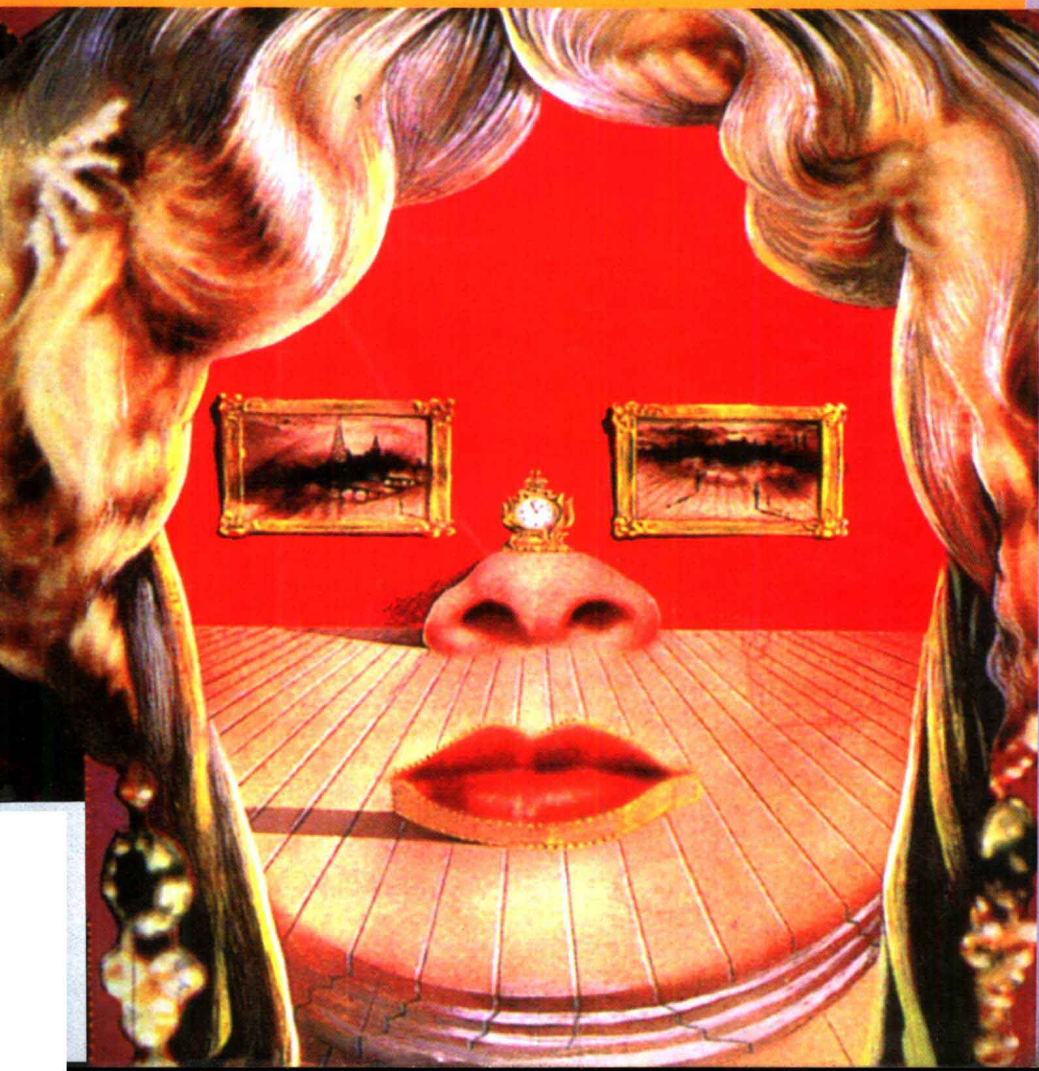
Chéri, Tu Mécoutes?

法国读者票选第一畅销小说

法国当代风趣文学翘楚

法国巴黎第三大学戏剧博士

[法]妮可·德·毕隆◆著 颜湘如◆译



幽默公寓

(法)妮可·德·毕隆 著
颜湘如 译

海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幽默公寓/(法)毕隆 著;颜湘如 译.

——海口:海南出版社,2001.1

ISBN7-80645-953-7

I.幽… II.①毕… ②颜… III.长篇小说-法国-现代 IV.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0028 号

CHERI, TU M'ECOUTES?

Copyright © PLON 1998

中文简体字版权 © 2001 海南出版社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图字:30-2001-002 号

幽 默 公 寓

(法)妮可·德·毕隆 著

颜湘如 译

责任编辑 张新奇

※

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

(570216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印装

2001年2月第1版 2001年2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8

字数:155千字

书号:ISBN 7-80645-953-7 / K·53

定价:16.00元

[作者简介]

妮可·德·毕隆

生于突尼斯，现年57岁，1个丈夫，2个女儿，5个孙子。1958年出版个人第一本小说《怪异的撒哈拉》，接着，从《但是你值得拥有幸福》到《这份微不足道的工作是啥呀》之间的无数创作，本本畅销，其中有两部作品被改拍为电视。另外，她还写了六部喜剧电影的本本。

一年中，妮可有五个月的时间住在乡下，她认为写一本书需要百分之五的灵感，百分之九十五的努力，所以她的写作时间相当规律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她都保持上午工作，下午看报纸想点子，或跟朋友聊天找灵感，“我发现女人对自己的私生活几乎毫无保密可言，但对于夫妻处理钱财方面的讯息倒是守口如瓶。”

她的作品总是透露出“随着时间的消逝，感情或许会慢慢淡化模糊，但也或许会变得更刻骨铭心”的意味，无论电视、电影剧本或书籍的写作，妮可只想做好分内的工作，只想以嘲弄的语气叙述日常生活中的小小的不快，以风趣的口吻探讨严肃的事情，她只希望大家能将她视为一个幽默作家。

译者简介

颜湘如

1966年生于嘉义，就读中央大学法文系，半年后前往美国南伊利诺州立大学继续法文学业，毕业回台任教，旋赴巴黎第三大学修习语言学课程，1994年返台开始翻译工作，译有《戏谑天空下的大师——莫泊桑和他的情人》、埃及三部曲之《谋杀金字塔》、《沙漠法则》、《首相的正义》等畅销书多册。

责任编辑：野夫
选题策划：建成

法国各重大媒体对《幽默公寓》之全面好评：

妮可的新作《幽默公寓》就和歌剧“卡门”第一幕一样，每个章节的字里行间描写的都是爱，每个年龄层的爱，各个阶段的愛，然而这些爱却又不像“卡门”所呈现的那么戏剧化，那么悲惨。看完此书，读者想必都会发现，爱情其实是一种长久的忍耐。

——法国费加洛报

不愧是第一版就七万本，一版便进入排行榜第一名的美妙作品。

——新闻重点报

- ★ 对妮可的大多数读者而言，书中这个家庭的成员并不陌生，女主角“你”其实就代表了所有的女人，作者呈现出日常生活中众所皆知的琐碎小事，颇能让人会心一笑。

——费加洛妇女报

- ★ 妮可的写作态度极其严谨，身边总是堆满了字典，她会花上大半个下午翻阅资料，其他时间则冷眼旁观周遭的人事物，畅销，就是她对自己的要求。

——周日报

- ★ 妮可是以一种轻松自然的笔调完成这本生动精彩的著作，在求言之有物的同时，还希望读者都能会心一笑，当然，她做到了。

——法国费加洛报

- ★ 作者以曼妙直率的笔触，幽默的态度，探讨着爱情、嫉妒、金钱、家庭（至今获得回响最大）与人际关系等问题。

——时代报

- ★ 如果书也有性别差异的话，那么妮可的作品肯定是女性，也就是说她的作品能让女性看了哈哈大笑，男性则十有八九会无动于衷。

——巴黎人报

ISBN 7-80645-953-7/K · 5

定价：16.00 元

幽默公寓
目 录

第一部

- 第1章 花心大萝卜/2
第2章 出走拉斯维加斯/31
第3章 青春不能留白/47
第4章 艾蜜莉与“南瓜”/68
第5章 小霸王之恋/79

第二部

- 第6章 爱情忌妒症/96
第7章 大秘密/117
第8章 庆佳节/139
第9章 哥儿们与姐妹们/160
第10章 老公的小缺点/198

第三部 第11章 莱丝婷的婚礼/214

尾 声/243

第一部

每个年龄层的恋情都多如
海滩上的贝壳。

第 / 章

花心大萝卜

你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教导你在结婚前要保持处女之身，
结婚后则要忠于另一半。
当你向小亲亲灌输这个观念时，
你并没有向她坦承自己曾经有多次热恋的经验——
每次都是非常真诚的。



爱情……常会让人一错再错。

(西班牙谚语)

哔哔……哔哔……

……电话铃响了。

你正在浴缸里享受着晨浴。不过你早有预感这个尖锐的响声，一定会在最不恰当的时候来打扰你，因此你也未雨绸缪地将无线电话摆在浴缸边缘了（其实你连上厕所也不会忘了随身携带）。

“我真羡慕以前人的生活，没有这些烦死人的噪音。”你对自己的杂种爱猫“白铜”（又名“小猫”，又名“喵喵”）这么说。其实以前的人有喇叭、有钟、有鼓、有号角，人类啊，就像个小男孩，老是喜欢制造一点噪音。

“喔！喔！”小猫答道。

它才不在乎呢。

它攀在你那高级名牌浴缸边缘，用爪

子不停地拨动那块茉莉香皂想把香皂拨进水里，好让你永远找不到。

哔哔……哔哔……电话铃声继续响个不停。

你非接不可。

你叹了口气说：“这么早，一定是打错电话了。”

幸好，你曾经在杂志上看到过几种对付这类电话的方法，心情于是轻松了不少。比如：

男声：“喂？碧姬，是你吗？我是你的乔治啊。”

你（带着乡下人的口音）：“碧姬和荒酥华先僧粗气了（碧姬和方斯华先生出去了）。”

或者：

你（低声说）：“这里是 B008 情报员，讯息已收到。”

或者：

你（气愤的口吻）：“该死！我不是吩咐过了，我在手术室不接电话吗？”

或者：

你（兴奋的口气）：“啊！先生！你打来的正是时候，我的水管堵塞了。”

可惜，今天打来的人不是乔治。

“是我呀！”电话那头传来了你熟悉的稚嫩声音。

“你是谁啊？”你没好气地咕哝着。你最受不了这种人，即使再亲再熟的人也一样，随便乱叫一声，就认为你理所当然要认出他们的声音。

不过，“小亲亲”可没心情跟你开玩笑。

她气喘吁吁地问道：“我可不可以搬回家住几天？”

“住哪儿？”

“我以前少女时代住的那间房啊。”

“少女时代？你现在很老了吗？”

“别再开玩笑，到底可不可以嘛？”

“为什么要搬回来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的套房淹水了？还是被你前任科西嘉籍的男友给甩了？”

“比这些更严重，也更复杂，我回去再告诉你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你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可能不太方便耶，因为我把你的房间改成一间小书房，现在你爸爸睡在那里。”

“什么？我的窝被爸爸占了？”

你真想提醒备受宠爱的小女儿，爸妈已经倾家荡产帮她买了一间小套房，而且她已经五年没有进她那间“少女时代”的房间了。

“那你呢？你睡哪里？”

“独一无二的神圣主卧室。”

艾莉丝苦叫了一声：

“为什么？你们分居了？”

“当然不是了！只不过……”

“妈呀，拜托拜托，你们千万别离婚！我马上回来。”

喀喇一声，她挂断了。

你对小猫说：“这下可好了，今天上午别想安安静静地做事了。”

白铜用尾巴轻轻挥着浴池里的泡沫，好像在挖苦你：

“这就是太宠女儿的下场。”

你生气地接着说：“我只是做我该做的。而且你看小亲亲还先征求我的同意，她可没有扛着行李咚咚咚就跑来

了。”

“她知道你绝对不会对她说‘不’的。”小猫小声地喵喵叫，声调里有一点点忌妒的味道（因为你吃饭的时候，总是不准它偷吃你盘子里的扇贝，而那却是它的最爱）。

“我要是不答应，她就会搬到朋友家，然后我又要好几个礼拜见不到她了。”你抱怨着说。

电梯的轰隆声刚好停在你这一层楼。救命啊！“小亲亲旋风”来了！她一定是在计程车上用大哥大打给你的，真是该死的现代科技！你急急忙忙冲出浴缸，就像一条蓝色的大鲸鱼破浪而出，溅起了滔天巨浪，淹没整片瓷砖地板。你随手抓起浴袍，但动作不够迅速，小亲亲艾莉丝已经如狂风般冲进浴室来了（虽然你一再重申，她还是没有交出家里的钥匙。大女儿也一样。然而她们谁也没有把自己住处的钥匙给你）。

“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跟爸爸分房睡了？你们吵架了？”

“没有！没有！只不过是……”

你实在不习惯将夫妻生活的内幕向女儿（或向任何人）透露，当年在圣女贞德修院学校里，接受纯洁保守的圣乔治修女调教之后，这样的行为万万不可能在你身上发生。

小亲亲的授业恩师却是属于六八年法国学生运动那反叛的一群，因此耳濡目染的她便毫无顾忌，非问个水落石出不可：

“只不过怎样？”

你咕咕啾啾地说，当夫妻年纪渐渐大了，就会开始受

不了对方的一些习性。

你发觉老公的鼾声越来越大，吵得你（还有楼上的邻居）根本睡不着。而且他那么高大，双脚老是会伸出床尾，被子也太小，每次他的脚一踢，冷风就会沿着脚底往上钻，吹得屁股凉嗖嗖的。但最糟的还是文化广播电台，你的另一半是文化电台的忠实听众（也许是惟一个），每天晚上——打开收音机就不能关。于是你只得每天陪着他听一些不可思议的节目，可能是关于爱斯基摩人的神话，也可能是关于新式伊波拉病毒的演变情况，或是三十年代法国蒙面党的秘密等等。虽然一听到他的鼾声，你总会试着把收音机轻轻关掉，但是他都会立刻醒来：

“别关，我现在听得正精彩呢！”

可是他不能忍受你早上五点悄悄起床写作的习惯。原因是：他一被你吵醒就睡不着了（他还会诉苦说，经过这么多年，他的睡眠质量越来越不好），然后他就会念叨你一个上午。

后来，有一天，你们夫妻俩经过一番坦诚而认真的长谈之后，终于决定分房睡。不过，这并不表示你们就不能……不能那个……

该怎么去跟下一代解释这些亲昵的细节呢？正为难时，你听见了小猫吃吃偷笑，冥冥间仿佛还听见修女老师向圣母祷告，保佑你别口出亵渎之秽言。

于是你义正辞严地对小亲亲说：“反正不关你的事。”

“当然关我的事。你们要是离婚，我就自杀。”她大喊道。

“你不觉得自己太小题大作了吗？现在你倒是说来看，都二十五岁的人了，为什么还要搬回父母家？”

“我跟汤玛分了。”

汤玛是艾莉丝这六个月来（已经创下纪录）的亲密爱人。他是电脑工程师，目前失业，靠着打一些零工赚取生活费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家伙太讨厌了，做爱的时候竟然还穿袜子。”

“好可怕喔，我可怜的女儿！”

“别笑我了！最可怕的是他不愿意离开我，不，应该说他不愿意离开我的套房，他粘着我的床就像贻贝附着在岩礁上一样。每天晚上，他尽说些工作上的事，烦死人了，真的烦死人了……”

“亲爱的，你要习惯这点。每个男人到了晚上都会说工作的事，女人就要尽量表现出一副听得津津有味的样子，这是我们的职责。”

小亲亲忽然有点尴尬：“然后他还说他才是我一……一……一辈子的爱人，说我对贾奥的一见钟情只是暂时冲昏头罢了。”

“贾奥是谁？”你有点摸不着头脑地问。

“是一个巴西舞蹈家。”你的女儿突然用一种热恋中的陶醉语调说：“他很高，长得很帅，人又好。我被那个白痴气哭的时候，他就会轻轻地拍我的手，耐心地安慰我好几个小时。我真的爱死他了——我说的是贾奥喔，别搞错了。”

你对于艾莉丝的花心已经习以为常了。你看着她交的男友一个接一个，其中有衣着光鲜、循规蹈矩的人，也有

奇装异服、怪到极致的摇滚乐手。因此你不为所动。

“你想爸爸会愿意去跟汤玛谈谈吗？”小亲亲一面担心地问，一面把成堆的行李和绑得乱七八糟的塑料袋，往她的旧寝室里推。十足吉普赛式的搬家法。

“跟他谈什么？”

“叫他搬出你们的套房。”

“那不是我们的套房，那是你的套房，我们买给你的。我想你爸爸应该没有兴趣管你的爱情故事。”

“算了吧！我只要亲他两下，撒个娇，保证他什么都说好。”艾莉丝信心十足地说，那口气仿佛是身经百战的情场女子。

老公欣然让女儿亲了两下，但却断然拒绝去请小汤玛滚出艾莉丝的房子。她已经二十五岁，也该懂得自己解决问题了。就像上校岳父常说的：“自己的粪自己挑！”

隔天，你打了一整天的电话，希望能找到适当的人，提供适当的建议，以便收复小亲亲的套房。

大女儿茱丝婷也建议你别管，让妹妹自己想办法，因为她已经是大人了。她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她家的事。”

“他家的事”是茱丝婷的名言，当你紧张地告诉她：“你爸爸就是戒不了烟。”她也会冷冷地回答：“他家的事。”

友人伊姐建议你吧汤玛淹死在浴缸里。她还愿意为你做不在场的证明：“我们两个一起去看电影了，法官大人。”好一桩天衣无缝的谋杀案。

“三姑六婆联盟”则建议你向区公所求援，请他们派

出灭鼠队，向该栋大楼连灌两个礼拜的瓦斯，说不定汤姆刚好在里面。

你的妹妹阿丽兴灾乐祸地扯着嗓门说：“谁叫你那么宠女儿，让她娇生惯养，她那间套房永远要不回来了，活该！”

那天晚上，老公回房来了，你们躺在大大的双人床上，感觉还真不错。你紧紧地缠抱着他。

“好啦！我好累，头也好痛。”老公有气无力地说。

“跟我来这一套，你丢不丢脸？通常都是女人才拿头痛当借口的。”

于是你更加认真仔细地爱抚着他，庞然巨物般的老公格格一笑，终于决定狂野地报以激情热吻，并且在你耳边喃喃说道：

“好吧，就跟你温存一下，但是事后你可不能打呼噜哦！”

“什么？”你气呼呼地大喊，“你竟敢说这种话！每次都是你打呼噜的声音太大，吵得楼上邻居已经去向管理员抗议好几次了，甚至还找了大楼的管理委员会来呢。”

“可是你也会打呼噜啊。”

“胡说。”

“好，今天晚上我就用我的小录音机，把你的鼾声录下来，看你还有什么话说（口气突然转变）。……不过录音之前，先让我疼疼你圆滚滚的小屁屁……”

正当你们俩心荡神驰之际，中庭突然传来一声尖叫，吓了你们一大跳。

“小偷！抓小偷！”

老公连忙跳下床，一把抓起床头柜下层抽屉里的手枪